

冯亦代自述

那些苍老的人与事

怀念祖母
父亲 阿姐
.....

走出故园

故园哀思
“后市街”的童年
.....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冯亦代

大象出版社

大家人物自述文丛

冯亦代自述

李辉 主编

大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亦代自述/冯亦代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9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110-0

I. 冯... II. 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600 号

冯亦代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孙 波 牛志远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2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8.50 元

特别声明 本书文字及图片为著作权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违者必究

总序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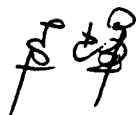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目录

冯亦代自述

◎那些苍老的人与事

祖父的故事	2
怀念祖母	8
父亲	10
我的母亲	18
阿姐	21

◎走出故园

故园哀思	30
“后市街”的童年	36
水仙	40
阁楼的忆念	43
喝酒的故事	50
表的故事	60
使我愉快的一句话	63
书缘	65
漫谈翻译	68

◎期待，不只是浪漫

期待的日子	76
她就是她	114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149

◎此生悠悠无尽时

鲁迅先生给我的启示	154
忆香港	157
抗战，在重庆.....	173
向日葵	201
记前纱络胡同	204
我的鸣放	206
我的初步思想检查	215
我的悔改规划	222
悔余日记	227
记听风楼	242
记梦	244
辞听风楼	247
我和小妹	251
呆大有呆福	254
柴、米、油、盐.....	256
绿的痴迷	258

那些苍老的人与事

那些苍老的人与事



祖父的故事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我是把祖父当作英雄人物看待的，因为他曾经是太平天国一支部队里的小师爷，须知那时他仅仅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呀！

夏夜在院子里纳凉，或是冬夜在睡前，一家小孩群集在大厅后面的后轩时，我就泥着祖母讲故事，有多少个夜晚她就讲多少个故事，但我最爱听的，而且引以自豪的，则是我祖父的故事。

祖父在幼时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杭州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寡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逃出杭州，上路去宁波附近的慈溪避难。那时一般老百姓听信了清朝的官方宣传，正如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宣传一样，没有一个老百姓不害怕的。太平天国的部队未到，老百姓就纷纷逃避。有的人从东逃到西，又有人从西逃到东，像个没头苍蝇一样。祖父有个姑姑嫁在慈溪，曾祖母决定带着祖父这支独根苗，到慈溪暂避。但是没有走到钱塘江就被逃难的人群，把他和曾祖母冲散了。祖父只知慈溪在东南方，便沿着钱塘江往下游走去；半路上遇到太平天国一位丞相的部队，他便被太平军收容了。他们叫他“小把戏”，因为我祖父长得并不高，虽已十一二岁，看起来还是个九、十岁的孩子。他跟着部队跑，调转方向，反而溯江而上了。太平军所向披靡，不几天就打到了金华、建德一带。他给部队里的文案师爷当小跟班，倒也两下相安。

我自幼生长在江南水乡，对于青绿二色，情有独钟，因为坐对青山绿水，可以洗却尘世的烦忧纷扰。家里屋前有大花台，祖父种了天竹与绣球，即使在数九寒天，也可以看到丛生的绿叶和颗颗红豆掺杂其间。到了春天，墙上蔷薇盛开，万绿丛中，红花朵朵，煞是好看。后园的竹林，即使在霜雪天，也以苍绿自傲，挺然于寒风中。



这一天合当有事，南京天朝下了个急令给浙江，传檄到丞相的部队。文案师爷外出一时找不到了，而且丞相是个不识“之乎”的人，他急得不得了，便问手下谁是识字的。文案师爷的另一个随从便说“小把戏”不但识字，还会写字。丞相便把我祖父叫去，祖父果然把檄文上的字认出来了，而且一清二楚。这时文案师爷也回来了，夸奖了我祖父一番。自此我祖父便脱掉了“小把戏”的帽子，带上了“小师爷”的帽子，也不再做文案师爷的侍从了。有些小事，如抄写安民告示等等，文案师爷懒得动手，便吩咐我的祖父去做。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这位丞相的部队向江西一带撤退。撤退前为了便于行军，便把在浙江跟他们的人聚在一起，回家与随军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时我祖父便说要回杭州，因为他还有老母在慈溪一带，他

不到一岁是和祖父祖母们在一起。左四祖母怀抱的即是冯亦代，右一是父亲。

要去找。这位丞相便赏了他两锭金元宝，叫他自寻生路。

祖父是个文绉绉的人，除了拿笔，不会拿刀，因此虽然他也插了把刀作为防御歹人的武器，但人还没有离开建德城十里路，他的两锭金元宝便被人抢走了，他一路讨饭回到杭州，幸而有位邻居也逃回来了，两个人便安顿下来。可是祖父思念他的母亲，他想还是一路讨饭去找寻曾祖母为是。这样他把三间故居托给邻人，自己上路向慈溪而去。

曾祖母在慈溪乡居虽然一日数惊，但却没有遭兵燹之灾；祖父找到了他母亲，便一同回了杭州。这时他的邻居说每晚在我家的院子里有白光出现，便百般刁难孤寡，硬把这三间房买去了。他满心想在原来我家里的地皮上挖出窖藏，不图挖出来的尽是人头人骨，原来太平军曾经把这一带圈为营地，我家的院子，便是杀人养马的地方。这位邻人对此居处所望者奢，不图买了下来，窖藏未获，挖出的尽是骷髅和尸骨，一气一惊，竟然得了怔忡之症，没几年便下世了。这是孩子们最喜欢听的一段，因为听起来毛骨悚然；而祖母讲到这里，也总要评论几句，如说一个人不能有贪心，有贪心必无好报应等等。然后她继续讲下去，说到我们眼前的居处。可对这些，孩子们已无兴趣，便一个个打起瞌睡，都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上学。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祖父当作一位英雄，也许因为那时看了些公案小说，除暴济贫，似乎成了我的大志。同时我也可怜祖父，小小年纪，便要讨饭寻母，这是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行为。

那时祖父在嘉兴盐公堂当师爷，每年回一两次杭州，我牵记着他，总希望他回来多住些日子，因为他虽貌似严峻，心里却很喜欢我的。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他这师爷是做什么的，大概是秘书和总务一类的工作吧。不过每次回来，总带一两块三尺长的木牌，上面怎么写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总之是分销盐的招牌；他是拿这些招牌回来去盐运使衙门打公印的。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幼时在太平军中的事，我常常拿祖母的话要他证实，他不过淡淡一笑，说讲这些陈年烂芝麻的事情做什么。

祖父喜欢孩子，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都住在我们家里，平时总对这些孩子乐乎乎的，除了孩子们闹得太厉害。我和他很亲，倒是对于

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显得生份，因为他们几年都不回家，在外谋生。

后来我大了一点，表姐们都自己成了家。祖父也退休家居，到了冬季，每天要喝一两盅五加皮和虎骨酒，特别是在下雪天。每次他的下酒菜，总是我放学时在市上买了给他带回来的。那时祖母去世已有几年了，祖父也留了长髯。我最喜欢看他俯在炭盆边烘热他的双手。天色已是薄暮，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炭火映着祖父微红的脸，又飘拂着银色的长髯，真是美极了。我一进他的屋，他便问今天买了什么啦，我说是白切羊肉，他嘿嘿地笑了下；因为他最喜欢吃羊肉，接着便起身把烫酒杯拿出来，就炭盆上的开水壶倒了水把酒盅涮了，然后在杯里倒上了开水，又在小酒盅里斟上了酒，再把小酒盅坐在开水杯里，盖上了盖子。于是打开了纸包把手指着我，你先喝口酒，吃块肉，杀杀路上的寒气。每逢他的手一指，我总有点凄然感。祖母故世了，父亲和叔父都在外地，四个女儿两个在上海，两个寡居在家里，我的婶母操劳着家事，堂弟住在里西湖学校里读书；眼前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有时我放学回来，看见他茫然地望着炉火，这老人在想什么呢？还是在回忆在太平军里生活或是

二十年代杭州一景。



沿途要饭的旧事吗？我想到自己从小没有母亲，履行母亲之职的祖母也墓木已拱，我们祖孙两代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但是他一看我回家，似乎他早在等我把买的熟食带回家，但又像不是；似乎他要对我说许多话，而到了嘴边又变了无言的沉默。

有一年北伐军到了杭州，他变得兴奋起来，似乎年轻了些。一天，他对我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是跟洪羊（指太平天国）行的一样吗？我说我不知道太平天国行的什么制度，他愠然地说，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得些历史了，于是他说太平天国是把田地分给农民的，大家有田种地，那又多好！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有亲戚来劝我祖父置田地时，他那种坚拒的态度。逐渐我从他的谈话中，略略窥测到一些门径。譬如他最早时期欢迎过康梁变法，以后辛亥革命后又把父亲和叔父送到日本去留学。我的大姑父考取了留日的官费，那时他和我大姑母刚结婚不久，为了使两个小的不被分离，祖父便自费把大姑母送到日本去学绘画，我才意识到我祖父是个维新派。

自从祖父自太平军回来后，他便没有再读什么书，他鄙弃时文、考秀才。据说曾祖母在死前还要求祖父去应乡试，但是祖父断然拒绝。也许当时他就有在太平军中浸染到的民族感了。康梁维新失败后，他要祖国强盛起来的信念，并没有少去半分。总之，在太平军快两年的生活，在他心上是打上烙印的。

我刚懂事的时候，杭州正弥漫着一股实业救国的气氛，祖父也很热心；那是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另一出路。祖父有位友人许緘甫先生办了武林铁工厂，他还是浙江甲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另一位友人朱谋先先生则办了纬成丝绸公司。祖父卖了祖母的细软，还劝说几个至亲，在这两个公司里投了资。他曾经带了我去参加过股东会，但我只知道这两家公司因为发不出股息和红利，都记在股东名下作为公司的增资，在解放前就没有发过股息。这两家公司走上风只有一年，以后便走了下坡路，最后铁工厂停工，丝绸公司则时而开工，时而停工，事实是名存而实亡。祖父曾经感喟地对我说过，我的股票当然不值什么钱，损失也就算了，倒是这两家经营的工业十分可惜；我们做不过日本人的生意哟。只有在我读了些进步的书籍之后，我才明白半殖民地的工业必然要失败的道理。

祖父在退休后每天深居简出，只以看家藏的旧笔记旧小说等作消遣。但是不知怎地他忽然对于我看的《创造月刊》、《洪水》、《雨丝》、《奔流》等杂志和鲁迅先生的作品发生了兴趣。每逢我买了回来，他便先拿去看，看了还我，只说这是些好书，有时候，他在酒酣耳热之时，也会写几句旧诗；有时给我看，有时不给我看，最后则是一火全给烧掉。这时我自己也在学习填词，有一天我给他看了，他说你还早哩！

那时杭州人居无聊，每以打麻雀牌为乐，一时风行，成了杭州人生活中的时髦行为。我家里的几个姑母也浸淫于此，但是祖父则深恶痛绝。他总说一个人最没出息就是赌博，一个人赌上了瘾便没了志气，你可千万别学你的几个姑母。有一晚，姑母们来了上海客人，午饭后便坐下来抹牌；吃了晚饭还继续玩到深夜。祖父很生气，便从床上起身来制止。打牌在后院，他住在前院，从前院到后院必须走过一个天井，天井里有石台阶，大概他走时匆促了一些，又在气头上，一脚踩空，便从高台阶上摔了下来，成了老年性骨折。如是他缠绵于床第者二年，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后去看他，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隔了不几天，他就故世，享年八十二岁。

祖父故世后，我狠狠地哭了几场，我觉得老家里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过了些时，便搬到我四舅家去住。但不时我还回老家去看看，总要到祖父住过而如今显得空荡荡的屋子里逗留一下。

我眼里闪过一个一路乞讨的穷孩子的身影，我想到他一生为振兴家国之梦想的幻灭，然后我依稀看到他酒后微醺的脸，似乎歉然地对我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你爱听的我幼时的这个故事。

一九八五年旧历除夕

怀念祖母

报上有为西湖之夜写的一段消息，这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西湖的我，真是个莫大的诱惑，使我突然想起我的祖母和我的童年，以及我步入老年后重游故乡的怅惘心情。

从我在后市街的老宅到湖滨，大概要走半个小时，但那时的走路是从来也不计时间的。何况童年时还有黄包车可坐。祖母喜欢游山玩水，下着蒙蒙细雨的清晨或是月上梢头的黄昏，她都会雇辆车，在膝头抱上我，到湖滨去作散心解闷行。她带着我在湖滨一直走到第五公园（那时还没有第六公园），然后又带着我走回来，一路她指

点江山，告诉我那些名胜古迹，欣赏大自然对人类的厚爱。黑了，就带我到沿湖马路上的西园茶楼上喝碗茶，坐在窗前还和我前朝后代地谈着，一直到吃完了一碗虾爆蟮丝面才带我回家。

我很喜欢这样的闲行，一面还可以听祖母讲古，她讲的都是与西湖有关的事情，讲到岳母刺字，便意气风发，讲到风波亭，又不胜叹息。祖母识字但没有上过

西湖平湖秋月景点之一。



学。她讲的故事范围很广，现在想来，那时她已看过《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白蛇传》、《红楼梦》。后一部书她只讲黛玉葬花，有时也提到张君瑞和崔莺莺，但很少讲。我小时候，这部书还是列为禁书的。

现在回想起祖母，我觉得她在那时就已经十分“新潮”，她我行我素，似乎很少顾虑到邻人们背后的指指戳戳。在这世纪二十年代，杭州还是个相当闭塞的地方，哪一家眷属雇车出游，在里弄里便成为一件新闻，邻人们看见我，也常会问你和奶奶或是你奶奶带着一家人上旗下（湖滨）去了吧，看戏还是吃茶。杭州人常说吃茶吃酒而不说饮字。

她肚子里的故事，引起了我们对她讲的不满足，于是使我们自己去找书读。我在小学三年级时便生吞活剥读完了《水浒》、《说岳全传》、《三侠五义》这一类书。祖母喜欢看戏，旗下的共和台来了上海的戏班子，她一定带上一家大小去看（我们南方人说看戏，而不说听戏，也说明了一个文化欣赏的层次），这同样引发了我读《三国演义》的要求，当然《三国演义》比《水浒》文字深奥，但也阻挡不了我们求知的渴望。我的感情脆弱，所以替古人掉眼泪是常有的事。

记得有一年男青年会开幕了，每周末晚放映电影，祖母又得风气之先，带我们去看卓别林的《淘金记》以及范仑铁诺的《月宫宝盆》和《碧血黄沙》等等。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范仑铁诺的击剑，都是我们孩子特别喜欢的。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拗了祖母的兴致，大家看电影吃冰激凌，我则被罚不许吃，看见我哭哭啼啼，祖母心软了，从这里我突然懂得祖母的爱我，以后再不使性子不听她的话了。

往事重重，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然而再温旧梦，已不可求得了。去年初夏，回到杭州逗留几天，曾经带着女儿去看我的故居，旧的风火墙已经不见，房屋也改了弄堂式的新建筑。街上的青石板，早已换成柏油路，再也听不见石板下的流水淙淙了。我突然想到了祖母，如今我连她的坟墓也找不到了，我的眼睛潮湿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父亲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头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着泪离开了病室。